

红色基因现代戏曲传承的艺术典范

——大型秦腔现代戏《肝胆祁连》浅探

◎柏相

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艺术实践，由曾在宝鸡工作生活多年的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编剧宋文宪执笔、中国评剧院导演韩剑英执导、甘肃省张掖市七一剧团历时三载倾心打造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肝胆祁连》，从剧本构建到舞台呈现，都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匠心和梨园魅力。

《肝胆祁连》一经推出，便惊艳四座，不仅一路斩获了第六届甘肃戏剧“红梅剧目奖”、甘肃省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也一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年度戏曲剧本孵化计划、2021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等，最近在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宝鸡分会场又大放异彩，受到秦腔专家和观众的双重认可与赞誉，堪为红色基因现代戏曲传承的艺术典范。

从剧本构建的角度来说，双螺旋结构的舞台叙事模式是这部秦腔力作最大亮点。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单纯双线互动的结构模式，《肝胆祁连》所采取的双螺旋结构，表面上也是双线展开、双线渐进与双线旋升，但戏剧冲突的原生矢量与推进矢量，包括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的核心生成，却不再是以单纯的平面对立的唱白方式达成。

这种双螺旋结构的戏剧冲突构建模式，表现在主要冲突上也是多维立体的——这种多维立体的戏剧冲突构建与推进模式，将两个故事的时空交错演绎为两股力量、两种精神的旋升对峙。它提供给人艺术审美力量，不仅有个性性格美学和灵魂审视空间的视听冲击，还有群体社会美学和变革精神美学的攀绕共生。它既成就了剧中人物的显微描摹，也成就了剧中宏阔空间的整体扫视。

这种双螺旋结构的戏剧冲突构建模式，既戏曲化地造就了两个全新的戏曲形象的诞生：一个是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一个是地方军阀势力的代表韩起功；也戏曲化地演绎了两种精神境界或两种灵魂力量的此消彼长：一种是抗战救国与共产主义精神理念的光明磊落与深入人心，一种是残忍贪婪与黑暗腐朽的旧中国落后势力的令人厌弃与土崩瓦解。



秦腔现代戏《肝胆祁连》剧照



秦腔现代戏《肝胆祁连》剧照

这种双螺旋结构的戏剧冲突构建推进模式，从家、国、信仰三个叙事维度与个人、群体、时代三个抒情维度，既戏剧性地展现了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临危受命、机智勇敢、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形象，也戏剧性地展现了地方军阀势力的代表韩起功狡猾阴险、嗜财如命、冷酷毒辣、草菅人命的卑劣面目；既虚实互生地展现了蔡光波、刘瑞龙、王定彩、牛勇、张团长、小四川等为代表的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宁死不屈、誓将革

命进行到底的群体英雄形象，也点面结合地展现了旧中国底层老百姓生活的困苦悲惨与中国红色革命的波澜壮阔。

从舞台呈现的角度来说，《肝胆祁连》的串场转场、唱腔设计、舞美和灯光也极具艺术性情和现代创造。剧中的五个主要冲突场景，既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布景投入的成本，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剧情演绎的需要。整部剧的布景设计，不仅着色合理，雕塑感极强，宏阔而不失精巧；而且氛围感、空间感和年代感，都和剧情再现与舞台需要

无缝吻合，为舞台演出增色不少。两个核心人物的唱腔设计既互相对比，亦互相映衬，具有很强的叙事与抒情艺术感染力。高金城的唱腔高亢舒展、细腻悠扬，低吟与嘹亮疏密得当；韩起功的唱腔悠闲自负、刚愎自满，滑稽与荒唐相得益彰。两个主要人物的唱腔设计相辅相成，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整体剧情的推进，都起到了正邪分明、情在意中、境在意外的艺术效果。

整部戏的服装设计简素平朴、宽松厚重，十分符合甘陇地域特色和当时整个中国西部的经济境况。追光、流光、溢光、切光，舞台的灯光设计与整部戏的斗争氛围与革命情境相融，对剧情的推进和剧中人物情感的充分展现，也起到了不可或缺或辅助效用。尤其是舞美设计方面，第一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顶碗舞”的巧妙植入、第二场羊毛围中道具与第四场凸显天气恶劣与地势险峻的戏剧动作的情境创新，既有效演绎了剧情，拓展了剧中人物的表演空间，也展现了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为这部红色大戏注入了极为难得的民域传统底蕴的因子与创造活力。

文艺漫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人民对作品的“看”法、历史对文学的“量”法，不仅在于“数量”“体量”，更是关注“质量”“分量”。创作生产优秀作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文学的重大任务，而精品力作，就是“发展质量”最突出、最直观的尺度及表征。新时代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多不多，而是好不好。因此，要着力在“精”和“好”上见功夫，求突破。要站在“数量”的“基本盘”上，去打造“质量”的“爆点”；从宽阔扎实的“高原”出发，去攀登文学精品“高峰”。

出精品，缘于历史的新期待。中国新文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探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到今天，我国文学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我们既不缺方法技术，也不缺环境条件；既不缺“能写的作家”，也不缺“可登的平台”。这是新时代文学的“生产力底气”。心里有了“底气”，笔下要有“志气”，生逢历史窗口，就该承担起历史任务。中国文学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节点：它应当演奏出新的历史高音，应当诞生出新的伟大作品。我们有条件、也有责任，在作品质量上摸到新的“历史标高”。

出精品，来自人民的高要求。今天，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和形式上都空前地多样、丰富，人民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早已不在于“食粮”够不够吃，而是更关注“口味”够不够好、“营养”够不够足。如果不能满足人民对“精”的新要求，再大的“文学粮食产量”，也依然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力作，才能以文学的方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文学不仅要能填满人民的书架、填满人民的“购物车”，更要有真正的大作品，能填满历史的盼望和人民的心。

出精品，有赖于广大作家的努力。创作是作家的中心任务，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树立精品意识，精益求精搞创作，这是作家自身价值实现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文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在“精品力作”这一概念下，作家的个人价值，与文学的历史使命、社会效益，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广大作家要关注时代的大主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寻找主题、创造形象，把历史大潮的澎湃动力，转化为精品诞生的内在势能。要探索艺术的新表达，不断走出“舒适区”，有意识地迎接艺术挑战、探索个性风格，敢做风格鲜明的“独一家”和别开新局的“头一个”。要切实树立“出精品”“拼质量”的意识，不仅要追求著作等身，更要追求精品立身，在创作中更加有机地协调好“量”和“质”、“多”和“好”、“写出一批”和“留下一本”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出精品，需要有文学生态的支持。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精品力作的创作诞生，离不开各方合力的保驾护航。要为精品力作的创作与传播提供良好条件，营造“不浮躁”的气氛，提高“推精品”的本领。文学评论界要有对“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持续关注，也要有对“十年磨一剑”的慧眼识珠。文学编辑要围绕作品，与创作者展开更加充分的双向互动、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打磨。文学界要更积极地参与公共文学生活，做好文学审美教育，在社会传播和社会接受层面做更多更有效的工作；要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学精品，持续提升广大人民对文学精品的辨识力、鉴赏力、接受力，让文学的酒香更好地飘至公共文化生活的街头巷尾。

精上见功夫 好上求突破

◎辛文岩

阅读，让我多了一个方向

◎宁国英

适整洁的“陋室”。我尤其偏爱阅读，书真的像海洋，当你一头扎进去的时候，你再也无法拒绝。

许多作家也喜欢删繁就简，这或许出于天性，或许是没有多余的精力，他们的精神世界幽深，非常人可以驾驭。他们坚持简单有序、不受打扰的生活，读书，写作，吃饭，休憩，如此充实，夫复何求。为生活做减法，并非苦行者，并非与社会脱轨，而是享受生活的简单快乐。

重视自己，返璞归真，这是许多人对生活的向往，可每个人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生活，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栖息所，在不如意的时候，到这里“栖息”会让自己思想丰盈、灵魂饱满。正如毛姆所说：“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而林语

堂也说：“读书是魂灵的壮游。”虽然我体会不到魂灵的壮游，但我能体会到愉悦，体会到忘我，体会到不知今夕是何年？

“阅读，是你在为自己找情人，只有情投意合，才能心心相印。”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一阵激动，这是多么美妙的感受，只是我从未想到，也从未有过如此体验。生命如此短暂，犹如花儿盛开，是阅读，让我多了一个方向，变得更加善良、更加睿智。



安静的清晨，安静地看书，安静地写一段文字，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窗帘底下渐渐透出白光，而此刻，晨曦从地平线升起，花儿正等待向阳盛放。我们无须去关注它的茎如何撑起它的叶，它的根如何扎进泥土中，它是如何顽强地深入，在黑暗的深处，博得自己一席之地，我们只关注花儿的美。我们无

须去探究他人的苦与痛、艰难与不堪，我们只需看到他的笑容、他的光鲜、他的亮丽。每一粒种子的发芽、每一棵树木的成长、每一枚果实的香甜，都在靠自己完成生长，外在的力量微乎其微。人，何尝不是如此。

古圣贤的大道至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我们可以借鉴，因此我偏爱清淡健康的饮食，偏爱舒